

人生况味

路遇日常

■ 姜南

我日日经过的一条小马路，最近突然成了年轻人的拍照打卡点。大概是借到了悟空的金箍棒，马路一侧黯淡无光的水泥墙，一夜之间被点化成“金”——绘上了近年来最流行的各路漫画角色。

那天下班路过，看到三两成行的年轻人，左手托夕阳，右手竖剪刀，在一整面他们热爱的悟空、熊大、小黄人等卡通面前，恣意张扬地摆出最酷、最萌的姿势。青春洋溢的笑脸，搭配浓墨重彩的墙绘，时尚、鲜艳、活力满满。

这条小马路，几年前是城中村热闹的小摊街。百多米长的小街，卖水果蔬菜、日用杂物、小吃烧烤，还有修鞋、配匙、理发，一应俱全。像很多城中村一样，街边电线杆上缠着百转千回、粗细不一的线圈，让人担心随时会坠落。电线杆下，摊贩们开着喇叭循环播放“最后清仓”“十元三件”，此起彼伏。那时，我并不常到这里，偶尔路过，会买些超市难寻的纽扣、松紧带之类的小玩意。清晨傍晚，是大街的高峰时段——往来的人群，嘈杂的吆喝，寸步难行的电动车，感觉连空气都比别处拥挤。

小马路去年改造完成后，原来坑坑洼洼的泥水路铺上沥青，划了单行线，还植了一排树。而淘汰后坚守下来的小店都集中在马路东侧，街道变得清清爽爽。另一侧则垒起一道长长的水泥墙。不过，海南的潮湿，很快把墙面洒得斑斑点点。

前阵子，来了一群年轻人，刷漆绘画，各显神通。百余米长的卡通墙一亮相，小路就焕发出生机勃勃的文艺范，立刻引来久违的人气。尤其到了夜晚，散步的市民，打卡的潮客，穿梭流连。路灯下，月光里，曾经消失的流动小摊再次聚拢。这条小马路，又火了。

名家剪影

丰子恺的严谨

■ 姚秦川

在《丰子恺·自述》一书中，记载了他和孩子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丰子恺一生育有七个子女，他一生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，教给孩子们做人的道理。

1970年，已年过古稀的丰子恺开始翻译日本的民间作品《落洼物语》《竹取物语》和《伊势物语》。这三篇小说读起来艰涩难懂不说，想要用中文真实地表达出小说的本意更是困难重重。不过，丰子恺并没有被困难吓倒，而是决定迎难而上。当时，他打算用两年时间，将这三篇小说翻译完成。

有一天，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来看望父亲。当时的丰华瞻年近五旬，早年求学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，和父亲一样，丰华瞻精通英语、俄语、日语等好几种外语，他也经常和父亲在一起讨论中国古典诗词和外国语方面的问题。

那天，当丰华瞻看到父亲正在为如何精确地翻译《落洼物语》中的一个词语而大伤脑筋时，他略一思考随即开口道：“其实这个词完全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，虽然意思并不是非常确切，但并不会影响到这句话的完整性。”说完，丰华瞻信心十足地告诉父亲另外一个词语。

丰子恺听后，立马严肃地表示：“你说的这个词其实我早已想到，因为它不能完整地表述句子的本意，所以我并没有用它。翻译工作一点都马虎不得，因为翻译出来的作品不仅仅是给自己看的，更是给成千上万的读者看的，所以做这件工作时，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认真。如果不负责地去做一件事情，只会让自己的品德受到损害。”听了父亲的教诲后，已年过半百的丰华瞻依旧还像小时候一样，认真地点了点头。最后，父子俩一起努力，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翻译方法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已经和儿子找到了想要的词语，但一个星期过去了，丰子恺还在继续思考那个词语有没有更好的翻译办法。他曾在一篇日记里如此写道：“这个词应该怎样翻译，才能更好地忠于原著的意思呢？”正是抱着这种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，他的每部作品都非常受读者的欢迎。

令人唏嘘的是，这三篇小说翻译完成后的第三年，丰子恺便因病去世。后来，三篇小说合并在一起，以《落洼物语》为书名，于1984年出版。遗憾的是，丰子恺却再也看不到自己翻译的小说面世了。当时，《落洼物语》出版后，受到众多读者的热捧，这也算是对丰子恺付出的最好的回报。

熙宁七年(1074年)的夏天显得格外炎热，王安石一家乘船离开汴梁，顺流而下江宁。此时正是江南生机勃勃的季节，船像一把大犁划破了绸缎般的水面，两岸的风物打着旋涡向他扑面而来，花开得格外地热烈，就像要燃烧了起来。置身其中，王安石这才想起，自己已经有几年没有专心地赏过花了，都不知它们是怎么开出来，就已经谢了。此刻，船就像是不小心闯入了白居易的词里：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”

自熙宁二年(1069年)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后，在将近六年的时间里，王安石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。一个接着一个法规方案的起草修订，直到出台之后的跟踪、反馈与调适，他都不敢有丝毫的松懈，还要应对反对派一波又一波的攻击。连续的熬夜消耗着他血液里的精气，头发胡须都变得干枯，硬茬茬的没有了之前的润泽，连虱子都懒得在里面做窝了。为了国计民生，他并不在乎身体重量的消失，也不在意名位的升迁。他自认是一个谋大事的人，按部就班、循规蹈矩的职业官僚生活，不符合他对自己的想象。如果在一个岗位上不能有效发挥作用，施展自己的抱负，他绝不贪恋压人的权势与优厚的俸禄，甚至把它们当作自己作为士人的耻辱。

早在童年时代起，王安石就跟随父亲辗转生活过许多地方，但让他魂牵梦绕的，唯有江宁。因为在三国时期，孙吴依借清凉山石壁筑城戍守，江宁也被称为石头城，正好与王安石的名字相应。江宁之于王安石，犹如颍州之于欧阳修，前者乐山，后者乐水，仁智互见。宝元二年(1039年)，其父王益卒于江宁通判任上，因为家境贫困，无法扶棺返回临川故里，灵柩一度寄存在寺庙，后来才入土将军山。二十多年后，母亲吴氏病逝于汴京，王安石也将其归葬江宁，与父亲同茔。显然，他早已将这个当成自己生命的归宿。仁宗与英宗的时代，他屡召不起，神宗登基之初，召他为江宁知府。很多人都以为他会坚辞，没想到他一点客气也没有，很快就走马上任了，可见他对这座六朝古都的眷恋之深。

江宁既有江南苍翠的风物，也有繁华的市井光影、浓郁的烟火之气，还有东吴、东晋和南朝多个朝代更替留下的沧桑记忆。夕阳之下，英雄与美人的故事随江水婉转流淌，叫人心五味杂陈。自然风物、市井人情、历史往事，三者水乳交融，构成了这座城市复沓的调性，如同多声部的交响与咏叹。一片叶子的凋零，一只燕子斜飞的姿态，一缕波光的漾起，似乎都有着悠长的韵味与无尽的含义。南唐亡国之君李煜的悲剧，和一阙《虞美人·春花秋月何时了》，更是给这座城市

文艺随笔

披一身月光归来

■ 孔见

平添了无限的怅惘：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。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这真是诗意栖居的地方，让王安石深深着迷。他的家就在南郊的牛首山下，回到院子里，将衣服帽子一脱，曾经的宰相，便立即恢复了诗人的身份。

大约是这一年入秋时节，天风萧肃，王安石登上了长江边的一处高坡，环顾四周，只见江流逶迤而下，如飘动的白绢；高耸的群峰相挽而立，气势磅礴。俯视脚下雾气缭绕的江宁城，诗人顿时生出了许多感慨，写下了一首题为《桂枝香·金陵怀古》的词章——

登临送目，正故国晚秋，天气初肃。千里澄江似练，翠峰如簇。归帆去棹残阳里，背西风、酒旗斜矗。彩舟云淡，星河鹭起，画图难足。

念往昔，繁华竞逐，叹门外楼头，悲恨相续。千古凭高，对此，谩嗟荣辱。六朝旧事随流水，但寒烟衰草凝绿。至今商女，时时犹唱，《后庭》遗曲。

此词笔力遒劲，起承转合，收放自如。意象之致美，遣词之精当，体现着文学大家的修养。文如其人，由文字所带出的王安石，胸襟开阔，将天地宇宙的浩瀚吞吐于芥子之心，宏大的历史跌宕，与进行中的日常生活叠拼在一起，虚实难



《王安石》(国画) 吴永良作

辨。画舫在高天淡云里浮游，白鹭在璀璨银河里起舞。归帆去棹，西风酒旗，繁华竞逐之中，悲恨交加的故事相续演绎，风流缱绻与断头溅血，荣华富贵与国破家亡，人间两极交集到了一起，荣多情者唏嘘不已。六朝兴亡往事，都随流水远去，寒烟衰草凝绿的翠绿，却让人触目惊心。全词气象宏阔，却又情感细腻，是一首登高怀古的佳构，也被认为是豪放派词的开山之作。宋人杨湜在《古今词话》中提到：“金陵怀古，诸公寄词于《桂枝香》，凡三十余首，独介甫最为绝唱。苏东坡见之，不觉叹息曰：‘此老乃野狐精也。’”(吴熊和《唐宋词汇评》)虽然彼此之间政见不合，但读到王安石的金玉之作，苏轼还是由衷地赞叹，“野狐精”这样的称道，也只有同样修炼成精的词人才能说得出来。

王安石原以为，从此可以远离是非，隐迹林下，从事自己的著述，但安闲的日子才过了半年多，皇帝的诏令就下来了，让他返回京师，再次出任宰相职务。这次，向来难进易退的他，一点也没有犹疑，立马收拾家当启程。史书上说，从江宁到汴梁，他只用了七天的时间，其实哪有可能那么短，不过也是王安石从政生涯最快的应召。从他在中途写下的诗篇，便可以看出：“京口瓜洲一水间，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”(《泊船瓜洲》)在诗中，欢悦的心情溢于言表，虽然没有达到李白流放归来时的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，但也是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。其中这个“绿”字，是经过反复推敲才确认的，可谓深得风流，有画龙点睛之效。而“明月何时照我还”，什么时候才能披着一身月光归来，这个意境更是美不胜收。在诗歌创作中，像王安石那样，兼有思想境界之深邃与语言修辞之精湛的大师，实在并不多见。

诗路花语

秋之意象

■ 杨立春

园里秋光淡定，枝叶不舍离情，稻田被镰刀理去一头长发，瓜叶被秋虫咬出一脸秋霜，记忆被秋风吹散，一层层覆盖书桌上，折叠成玻璃上的岁月之光，情感透明，食指写下爱的寄语，依旧保留出发前夜那一吻的新鲜度，秋天用饱满彩色与霜风角力，红粉外表下，覆盖欲动的错觉，红果如散落珠玉，秋雨涨一池荷风，一串清廉符号，纷呈生命的意象，野心和欲望纷纷淡出生命线，人声鼎沸里分辨出岁月轻微的呼吸声。

陪护

■ 艾建桥

医院七楼的空中花园，午后我们盘腿坐在花坛的边沿，阳光照耀你的后背，仿佛晒到你体内的暗疾，花坛正中的黄杨树，静静地倾听我们交谈，看我替你揉肩的每一个动作。

一对中年夫妻，妻子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丈夫，缓缓而来，鹅卵石小道上，他们叠加的身影，高过旁边的灯柱，被一些花草稳稳托住，妻子不时俯下身，对着丈夫耳语，丈夫脸上的笑，比那一树的鸡蛋花还要灿烂。

我起身，举起手机刚要拍照，只见天边飞来一大片云霞，那柔和的霞光，已将拐过一棵桂树的他们轻轻地抱住。

秋天的花冠

■ 乔金敏

一边向下生长，一边向上开放——我心里眼里的秋天，而善感的你偏要拿一枚落叶说事，刚一开口，就被菊花的箭击中，像挨了无数娇嗔的小拳头，你和秋天一下动情起来——让出大半个属地作菊花的宫邸，落霞霞机放弃了孤鹭，站瓦蓝枫树布景舞台通红的喜庆，山泉携贝序曲，鸽子四处送信，大豆、花生、玉米……牧羊人从天边赶来羊群，八方哗然，我忍不住，把我从我中放出来，见证一场盛大的加冕——春天镂空了。我的王戴着顶巨大的花冠，接过白云的哈达，款款走下神坛，以后无来者的气象——激浪人间——

桂花

■ 王志高

古巷，石阶，幽深院子的角落，一株桂树把芬芳织成诗篇，唯有月来轻读，唯有一只白鹭驻足，鸣声悠长，缠绵不绝。

月，是那独居老妪的化身，那白鹭，又是何人呢。

夜深，桂花香得醉人，繁星闪烁如钻。



《秋意图》(国画) 田世光作